史懷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懷

(三)

鍾惺述

史懷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訟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者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哀帝之後宮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掩其目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慚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慚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慚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于是章死而不以爲冤而漢益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于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郁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哀帝卽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于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此易事也。難在上怒甚時。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盜父兵。別尋一罪名坐之。乃可爲出脫謀反之地。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重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閒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著之妙哉。

宣帝諡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諡本生祖也。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

巫蠱之禍。中于骨肉。班氏以爲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郎中令遂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幾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卽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察之。爲賀者危矣。敞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賀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倖。特予補外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敝也。

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于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閒。其體悉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禽犢之外。

賈捐之議論文章。甚有可觀。始短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顯。興曰。顯鼎貴。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又爲奏薦。興竟爲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

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躁進之患。在才士最易爲劇。戒之戒之。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紿侏儒以若曹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

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屑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于游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爲輕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遼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帝時單于見董賢爲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爲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何可自輕耶。

太僕戴長樂告楊惲書。備極羅織。止免惲爲庶人。惲予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惲此書雖涉怨望輕傲。未至如長樂所告也。惲不死于長樂所告。而死于此書。異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尙在疑。自爲此書以實所告。此惲之所以死也。處疑謗之中。在廢棄之後。筆墨語言。何可不愼。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遺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吉篤愼賢相猶以萬年媚己薦之仕途好訣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之詞也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媚之爲效一至于此人亦何憚而不學媚乎今孤直之士簡于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薦己豈不難哉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梅福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篤友爲國之人然嘉于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于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于此求之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呼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

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仝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能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尚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

宣帝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爲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始此不在驂乘也雄察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英主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矧霍氏以駸罔諸兒應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爲漢所獲遂與霍光同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光萬倍何止篤愼也嘗怪武帝連年伐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磾爲社稷臣奇甚昆邪率衆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幵閒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幵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幵乎。曰罕幵之要領在我也。罕幵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幵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赦之令。解散其心。使罕幵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幵。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勅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幵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于先零之罕幵。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冬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幵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幵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閒。亦安能了然于心手乎。

充國舍罕幵而擊先零。罕幵內附。先零已孤。重以降斬之威。先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敝。如治癰者使之熟而自潰。老臣爲國。久遠萬全之計也。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爲將者不避嫌疑。爲上者不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精忠出。有一片至誠。足以格于上下。通于始終。觀其言曰。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守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眞心憂國。千古議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商確。務求詳妥。充國據問條答。不敢作一影響皮膚之語。極曲折。極直遂。以論事爲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籌邊。其事之核鍊。有若鼂錯之策匈奴者乎。文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朦朧苟且之道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諸前言不便者。皆頓首伏。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晝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眞心爲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比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盈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邊事如此。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

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爲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于自伐而以爲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充國。未易語此。無踰于老臣一語。充國徹首徹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充國固有所不屑也。

傅常鄭甘陳段傅陳湯

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與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薦一士而以爵殉之。又以身後名殉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紈袴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況以其身連坐而不悔乎。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依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于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矯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廢

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詘申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媿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啻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衞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爲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畏知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爲永父報仇永之爲湯訟冤正宜耳然不如耿育一書痛快直遂語語指斥匡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

得奏事之體。

雋疏于薛平彭傳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暴勝之爲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雋不疑之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郡倅。況褒衣帶劍而見直指乎。不疑教勝之。氣彊而語平。作吏自爲嚴而教人以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爲俗吏無本者道也。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傅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窺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我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者。託爲達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公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以辭于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詎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持平無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亟追。與盜爲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寖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寖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蔽。養亂由此。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人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捕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抑何其綜核也。

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至欲自刎以血汙車輪。語態不無過戇。然廣德爲人。名爲温雅蘊藉。而有此直節。固不得復少之。且使容容默默者。不能以温雅蘊藉自解也。

王貢兩龔鮑傳

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眞得嚴君平矣。寫盡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久爲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令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爲喜。如彊者可多得耶。

王吉事昌邑王淫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既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彊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爲迂則失之矣。

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于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于忠愛。其文流于經術。而一往深至賓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達于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之爲忠愛。文之爲經術耶。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于此矣。

韋賢傳玄成

韋玄成陽狂讓爵于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坐不駕駟馬車騎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爲美。爲人弟之道也。既襲爵之後。以守成爲賢。爲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逐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爲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

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甚有大體。卻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卻而終抑之。其根在此。霍光責相良是至以此一事銜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違意。結外戚許史以傾之。眞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險闇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既廢。曾孫于昭帝其序爲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膽識過人。光闇而躁。援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耶。吉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曾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恥與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爲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似代爲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已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眞不虛也。

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爲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微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畦兩夏侯京翼李傳　夏侯勝　京房

黃霸以夏侯勝被累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勝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

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儒家煌煌語。霸從何處得之。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漸切而漸相侵。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慚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慚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于術數之中。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苦。元帝柔懦作祟。房請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爲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步步入石顯彀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緒。張博一案。自處敗局。以快凶鋒。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忙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此事甚僻。可補正史之遺。爲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張韓兩王傳 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鉤黨。及得投書。削其姓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于攜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忠于姦民之合。姦合則爲黨。姦易得而黨難窮。廣漢鉤黨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爲黨。雖近于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于此。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輕行。爲民

上者爲風俗計。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繼廣漢爲太守。欲更改之。教以禮讓。非相反也。最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前官所爲。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爲有法。

古人用衆之道。雖權術牢籠。必有眞精神出之。乃不敗露。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椽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讞獄。歸美正監椽史。同一操縱。而史云行之發于至誠。至誠者。眞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彊。精神不可彊也。

盜劫贓索貨。吏顧質不敢幷擊。此劫質之所以盛也。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卽開戶下堂叩頭。魏夏侯惇爲僞降者所劫。惇將韓浩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惇得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舉可爲萬世法。浩之截不若廣漢之婉。然廣漢之言。猶有愛質之意。其權與賊共之。浩則使賊全失其所恃。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宋公子目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廣漢精于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綱大體。有所未知。以殺縈畜一事。爲丞相所案驗。乃誣丞相夫人殺傅婢。欲以脅之。勿令窮正已事。此與市井無賴何異。勿論魏相爲丞相。非可以脅劫取勝者。正使要脅可以脫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事在他人。猶當禁之。況身親行之乎。

爲吏不受干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不受。人我間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是第二義。晉釋道硏有言。使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也。

翁歸爲吏。非不彊直。史稱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妙用亦出于此。爲吏彊直。人已不堪。若辭色驕倨。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舍其彊直而罪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吏治之精。然廣漢御民以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賈誼有言。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能免此。惟延壽幾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實大有一番牢籠吏迹如此。班史不入循吏。亦自有窺其微者。其處蕭望之與廣漢之于魏相事若一轍。蓋其崇尙德禮。原以作吏治聲譽。非眞有所本者。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概乎未聞道也。

張敞敏鍊長才。坐與楊惲黨友。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聖主憐才如此。及敞坐殺絮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取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人知其作用之妙。不知其轉變保全。從一片苦心出之。

史懷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饒　孫寶

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廉吏易廉吏而兼能吏難廉止于潔己能藉于用人可以廉自待而不可以廉望人月奉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不苟取而能舍廉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爲廉吏而欲爲能吏者也

人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予蓋寬饒書曰今君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得甚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折其氣

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理正氣彊而語特圓妙人己間大有學問權術深于涉世人也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衞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稺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稺季當且閤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稺季而譴它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稺季耳日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稺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稺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舍豺狼問狐狸千古巧宦人色厲膽薄以歟媚而博彊項風力之名同此作用但不堪一說破耳寶威名素著不敢取杜稺季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情理節次寫出如見侯文爲寶始終周旋一毫形迹不露就中不無違心然善處之道實不出此文有心人始稱病不肯仕後求受署爲掾出處之際權機在我甚爲不苟寶能用之勝取百稺季矣

蕭望之傳

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霍氏不無私郤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祕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敞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望之固君子也

匡張孔馬傳匡衡　張禹　孔光

匡衡經術儒者然躁刻非大臣器所對詩義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非不用儒也重大臣甚于重

經術。自是帝王高識。時元帝爲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其意自妙。若留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觀。遽用作宰相。用枉其才。受過其器。附權畏勢。蔽賢妬功。甘爲石顯私人。顯死而追條其罪。經術大臣。至此已可羞矣。王尊劾奏衡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痛快千古。衡竟以體面慰留。忍恥就列。不去于王尊之劾奏。而平陵伯一事。竟以欺墨敗。決裂過之。鄙夫患失。亦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衡作宰相。而向典文學。易地皆善。而漢兩失之。向之忠以經術掩。衡之佞亦以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三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悞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成帝委權王氏。漢祚將移。天變人言。不足警動萬分之一。決于一禹。車駕至禹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著。被老奸以身家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曰。枉心塗面。在一則字寫出。又云。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爲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宮機局正同。王氏篡漢。始于杜欽谷永而成于禹。朱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欽永王氏私人。

猶曰儒生後進。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經術爲漢大臣。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爲王氏取漢。其罪豈可與欽永並論哉。史稱上親拜禹牀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蓋言禹得君如此。而以此報漢。罪之深也。太子與權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遽勝之。能使有心人處此。亦須正己潔身。先自處于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礙手。禹以年老治家。好平陵肥牛亭地。奏請求之。帝舅曲陽侯根爭之。謂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禹無以謝根也。禹所處何時何地。使正論在根而曲反在己乎。使禹眞有爲漢裁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舉動矣。觀禹與王鳳並領尚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爲。而禹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爲漢制王氏之心久矣。看禹始終一溫飽俗骨耳。其效遂能亡漢。俗之爲患至此。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豈非以其俗哉。黃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眞不俗人也。惟其不俗。所以不可奪。

定陶王求爲漢嗣。趙后與王氏主之。孔光能持正議。與二氏爭。及王入繼後。王祖母傅太后欲改居近帝。幷稱尊號。光又爭之。猶有大臣風節。不幸與王莽同時。運衰而才短。精亡而膽薄。處難處之地。然未至如張禹賣國。不可以其畏慎與禹同罪也。大臣富貴念重。市恩樹黨。受惡名以固寵者。人知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寵者。人不知也。史稱光居大位。于弟子終無所薦舉。其公如此。愚謂此不可言公。只是巧于自固耳。自固則必畏事。畏事則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光不結黨友。養游說。無求于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此語得之。

王商史丹傅喜傳

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爲王鳳所陷至死。鸞皇生梟族。必反以爲異類而自除之。惡運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數語。爲商昭雪。甚有分曉。以直臣許訟商之王章。商之公案定矣。

定陶王以好音善摐鼓。上數稱其材。幾于奪嫡。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皆在其中。且上稱定陶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逆折其萌。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間。甚捷甚微。至中山哀王薨。王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至。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卻是爲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謂丹。丹亦無辭。蓋向之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折而正理難奪。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臣竊戒屬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丹此際設心發口。難于對昔之稱定陶王者百倍矣。及上寢病。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爲言。一片至誠。生出許多靈警。可見靈警之詞。不出于至誠。不足以感人。況以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肉間乎。

薛宣朱博傳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

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于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于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詞語温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譴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待屬吏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足以服人意足以感人非一味滑刻者可比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辭氣舉動節節有體故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喜懼二字妙甚見上官作用之效蓋得其要領而操縱在我用人而不爲人所用也

宣爲相後反覺索然所謂功名損于治郡時也然當其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爲國善後自全之策亦莫妙于此今妬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成而暴其短百計巧鋼卒之不利于己者不必皆賢者爲之而賢者嚮用之途又非巧鋼者所能終塞以霍光之賢妬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勞且拙也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詐爲

醫入獄。爲咸調護。卒免咸罪。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看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自立聲譽。爲仕宦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衞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肯承。融死。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誠與才合。若范者。吾卽以眞氣俠許之。有此本領。事君何患不作忠臣。治民何患不作良吏。

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處病吏快甚。妙在徑認其僞者爲眞。白巾走出府門。無從置辨。千古名利中僞人。當用此法處之。晉范汪爲桓溫所黜。家居。溫後欲用汪。汪亦知之。乃至都。溫喜躍就訪。汪雖實投桓。而惡以趣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溫不覺虛注之意。一時頓盡。遂廢汪終身。此處僞人法也。

凡爲吏有時乎用譎。但譎者病于不信。有時乎用察。但察者病于不爽。博召見功曹。閉門具得其陰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既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爽甚。所以妙于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

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傅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傅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爲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爲上所覺。召問狀。玄減死。博自殺。一念熱中。杜心塗面。身名俱敗。千古快之。爲傾險者之報。此淺躁小人不學之過也。

翟方進傳義

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間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爲。節節皆錯。此楊玄感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谷永杜鄴傳谷永

永一意爲王氏取漢。專攻君身與后宮。解免王氏。而后宮尤其所重。引婺女蕭牆四字風切后宮。立言甚爲微巧。不知婺女蕭牆。可以持后宮。獨不可以指母后乎。永未嘗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曰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其所引證。則曰舜飭正二女。楚莊忍絕丹姬。幽王惑于褒姒。魯桓脅于齊女。語語回顧。明其所指。在后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曰後宮親屬勿與政事。指妻黨之權。曰妻黨者。惟恐及于母黨耳。又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必重合安陽博陸之亂。所以爲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曰若是。則永之言可以止于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左右。明功賞。布衆賢。去殘賊吏。配作數段。而曰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又旁及諸時事作陪。使聽者不疑。若又不專爲後宮而發者。公然賣國。而以經術直言出之。著著步步。皆有綫索。使人主不得不入其彀中。而己操其權。眞小人之

雄哉使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後宮奢淫數端則永言爲對病之藥矣故聽言不可不察也

班氏每于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鉤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于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句成文此鈔胥手也有何關係

何武王嘉師丹傳

上官待屬吏有體在嚴于法而寬于禮則人知自重而不肯輕犯法卽犯法矣吾先待之有禮而後繩之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爲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貸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蓋待之以禮而後可伸吾法也今奴視屬吏而作奸犯科反一切優容之柰何吏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憚于正己以率下故有所詘于法以媚人喜于下之奉己故有所簡于禮以自尊故耳師丹與傅喜俱以議傅太后稱尊號不肯阿順于大臣之義甚正卽貶黜何愧而爲王莽所褒顯成一蛇足眞不幸也

楊雄傳

子雲反離騷自是深好屈原而悲其遇恨不能設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爲此無可奈何之事與廣騷同意俗儒紛紛作異同之辨癡甚矣自岷江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方可論騷雅非異人眞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作文章以求名于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數語爲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于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爲之。于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淸淨是也。

循吏傳黃霸

霸學律令喜爲吏。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眞俗吏眼孔也。霸卒以循吏爲漢名臣。入貲一途。何嘗無賢者。蓋霸性習長于治民。故喜爲吏三字。是其一生眞面目精神。欲用其長而無繇自見。故入財爲官。忍而爲之。所不恥也。李文饒之賢。又豈得以任子掩乎。

佞倖傳

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雄主。寧可以無故取耶。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宦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爲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于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匈奴傳

夷狄之勢。合則彊。分則弱。五單于分爭。此各自求弱。折而入于漢也。呼韓邪款塞。武帝不能以遠征得之。于漢彊之時。而元成能以安坐得之。于漢弱之日。勢使然也。單于弱而漢道益衰。其彊弱與漢相終始。冀

之盛衰。不係于單于之朝不朝也。外寧必有內憂。相提而論。漢之有事匈奴。其效可覩矣。

始呼韓邪嬖在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于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且莫車少年。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虞兒王醯諧庶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兩閼氏高識如此。豈惟當采入賢媛。卽作聖明母后可也。單于于顓渠閼氏舍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閼氏之子雕陶莫皋。蓋深重之。甚于立其子矣。雕陶莫皋卒傳位于且麋胥。以致之于且莫車而後已。嗚呼。視宋太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域傳

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章法脈絡井井然。有成局于胸中。文甚簡妙。開整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犂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出使外國及外國來貢獻者皆置屯田以給其費不煩縣官想當時地與人之閒而爲之甚便一至于此後世不能以屯田給戰守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

傅介子誅樓蘭與陳湯誅郅支情法不同郅支有罪而樓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子質匈奴以一子質漢未爲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閒而從于彊令鄭事晉楚之道也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漢法豈可施于質子此王莽所爲也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無理極矣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匈奴得勝著漢過益明矣何怪畔漢而歸匈奴哉自介子誅樓蘭得封賞遠使者利之遂以爲例成則爲介子爲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遣刺狂王見誅漢法何以信于臣下也且以誅狂王爲名誅之不成而遣醫養視兩失之矣

屯田本備邊極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師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寓兵于農之意至桑弘羊輪臺一議則屯田反爲險道矣蓋漢以屯田爲重苟有可爲不憚勉從之故行險倖功之人得進輪臺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留心于屯田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荒不可問建議者盡成畫餅況輪臺迂險之說乎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李夫人彌留之際蒙被而謝上慧心達識卓絕千古正不當以色求之然色衰愛弛一語看透世上男子

無一深情人能求于色之外者覺武帝一詩一賦俱索然可廢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嘗不驗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不經之極此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邑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爲根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趙后殺皇子罪通于天乃入定陶王世子爲嗣即哀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耿育復得進其說暫免于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妬婦欲絕人祀預營此爲出脫解免之地也有宗祀之責及臣子原情定罪者不可不知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嘗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笞其肴侍御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與獻帝曹后事略同天地正氣何獨鍾于賊臣之女而不及于其子邪或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元后傳

元后自爲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而元后傳首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莽傳則曰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舍世系而稱姑姪一變常體義例甚妙王氏之興自鳳始封鳳之後黃霧四塞楊興驅勝建議抑之在劉向前鳳此事辭讓非全出于僞王氏勢猶未厚故鳳氣餒尚有畏天變畏人言之意自杜欽谷永陰爲王氏地事遂不可爲矣

王莽傳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迹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略皆有絕人

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詞則病者之嚶囈夢之魘也。其面目則優伶之妝塗而登場也。所爲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諂媚女主而宰衡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終始。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難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屑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墉邃宇。堅扃深鐍。健黠者先爲之穿決。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傭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捽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眞主相覩。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莽喜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從來大盜本領在此。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曹氏司馬氏以後。皆是此一班伎倆。

史懷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高祖以不治業舉大事。而光武以勤于稼穡中興。帝王託迹顯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效高祖所爲。則庸矣。他日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衆反恐匿不信。見光武絳衣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衆乃安。則光武之所以定衆志者。在此而不在彼。所謂善藏其用也。

大敵壓境。且至臨城。而可以閉城自守者。度我雖不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卽勝而可以不至于亡也。昆陽之役。莽以百萬之師圍城。城中惟有八九千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勝。而不得不救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非必以閉城自守爲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于此。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所謂禽之制在氣也。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勝衆。及營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衆與逸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勞必勝。一不勝則亡。救亡而得勝者。昆陽之戰是也。其勢然也。昆陽之圍。諸將見莽兵盛。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

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一笑。人彊作不得。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憂迫而用之也。及出城收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最是此一輩庸人。難于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共功了此。思過半矣。然不能調伏庸人。亦何須豪傑爲邪。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諸部之言也。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賊之言也。無此不能取天下。豪傑帝王大關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

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徵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舉數車而陷。此豈有成算乎。不過惶急中迫出此段權略。圓捷如此耳。窮則至變。善變者只須一轉。至滹沱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矣。復遣王霸往視之。何益。帝亦知霸有權略。正欲霸言冰堅以固衆心。應變之道。不得不出于此。卽徐還坐。請邯鄲將軍入之意。霸還果言冰堅。蓋已默會帝意。非有所再計而詭言之也。觀霸擊蘇茂。城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自是定衆應變之行。光武之遣視河冰。蓋選擇而使之也。諸母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眞柔耳。二語合得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遨養妙用。被兒女子拈出。今人則直以款曲爲柔矣。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大悟人轉語也。看得柔字深。用得柔字妙。

中元元年。以呂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廟。而薄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呂后罪惡。誰想二百年后有此一番舉動。雖行在漢子孫。不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止于武則天也。于是乎失刑矣。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光武以中興難祖。有廢后一事。不可爲訓。寵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爲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宰相。可惜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卻不出此。凡世間大度量人。卽大權術人也。

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略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經術中來。而鄧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著著有法。裨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貪擅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工于取權勢者也。譬之善宦大臣。不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含飴弄孫。和熹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深。原委故自不

同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

光武于盆子樊崇之降。謂曰。諸卿大爲無道。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語出光武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作賊亦自有令終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王劉張李彭劉烈傳王郎　王閎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稍可觀。其稱詞舉事影響。頗能動衆。由其始卜相小有辯智。足以爲患。郎不得與更始盆子一例恩全亦以此耳。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惶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簒位。僭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王閎亦是有膽識人。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范曄以更始盆子輩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閎與王郎彭寵輩同傳。徒以其爲王莽族屬。漫然齊之叛逆之列。眞無識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

方望勸隗囂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遠甚。囂起手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出望計望去後著著亂矣。

囂不聽方望之言。輕于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于敗。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囂自以與公孫述敵國。恥爲所臣。曾斬其使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于述乎。蓋以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爲也。故善收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齊武王縯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昆陽之功。而內有其兄之痛。時地甚難。然伯升才志識量。居然帝王德。慨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叔固眞主也。伯升而在。能以齊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爲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于此也。

諸將議立劉氏。豪傑咸歸伯升。諸將利更始懦弱。先立之。乃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赤眉聞南陽立宗室。恐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字字老成。步步詳妥。其言出于公。卒皆如此言。而其迹似回更始之立。以自爲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宰登城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聞更始立大怒。此兩人所爲正

益速伯升之死耳。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平林之將皆庸人。而上江之將乃王常也。勝負在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解去。伯升聞下江兵在宜秋。卽與光武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常大悟歸漢。看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興緊著也。

李王鄧來列傳李通　來歙　歙孫歷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人。眞知天命所在。前不顧滅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榮。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伯之流亞也。詎可以勳名盡之。

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爲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囂降漢。囂許而中變。則質責之。囂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歸蜀。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囂而囂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于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歙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汎雖在躬。不能勒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蓋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爲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膽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彊作邪。

廢太子爲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此時非有畏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衆心衆力爭之。期于必得。不苟爲塞責耳。其後衆各引去。而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臣乎。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禹見光武。願效尺寸。垂功名于竹帛。中興是何等大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今人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光武欲乘讙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關目著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遽爲我有。而人亦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既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蕭何一流人。不當于戰守勝敗中求之。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輒恃之。馬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以紆失信激畔諸羌。先是小月支每與羌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訓禁護故令不得戰。大開恩信。悉內羣胡妻子。諸胡卽解去。且言曰。漢家常欲鬬我。曹觀此則以夷攻夷伎倆。已被諸胡看破。何可再用而常恃也。故訓又以誠得之。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賞賂諸羌。使相召誘。其後任尙等夜爲羌所攻。義從諸胡并力破之。此乃眞以夷攻夷著落得力處也。

用鄧禹西入關得一意山東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意洛陽拒朱鮪皆緊著也漢用恂與恂之自處步步暗合蕭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馮岑賈列傳馮異

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于敗異與禹俱敗禹實爲之罪不在異也既敗而卒以勝異實爲之功不在禹也卽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禹所以爲中興元勳者在明于取天下大勢與知人不在戰之勝敗也上之勞異也曰始雖垂趙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數語功罪井井然褒賞中有駕馭將將之妙如此

吳蓋陳臧列傳吳漢

更始遣謝躬攻王郎既不能下及光武至躬裨將不相承稟光武深忌而外慰安之殺機深矣然其意在并躬衆而有之卒以譎殺躬始終負之吳漢手殺躬其衆果悉降漢不足責光武何如主哉乃知秦以後殺人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難矣

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己出往往于扼要處開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爲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駕馭驅策之道隱然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尙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郯圍休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

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郯。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敢。又擊鄧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信爲誰。曰。護軍黃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嘗觀高帝刻印銷印等事。若胸中憤憤悶悶然。絕無分曉。其線索機關轉動。似皆聽于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己。鋒不覺盡露。似爲勝之。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爲大度也。

愚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明于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鎭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死傷。帝召公卿諸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勑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鎭等。此用鬆之妙。不獨兵事爲然。然須洞其情形。使操縱在我。乃可行之。未易僥倖也。

耿弇列傳

光武聞邯鄲兵到。將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定也。此卽用王常上江兵破莽之意。官屬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破王郎。要著在此。至北收幽州兵。以擊銅馬赤眉。收上谷兵破張步。定山東。弇一生作用。俱取諸人而自不犯手如此。

光武破王郎後。始貳于更始。其勢亦不得不然。眞主僭僞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造床下請閒。力陳其不可。光武之貳于更始。未必非弇決之。姚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智謀所見自相同也。

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帝止弇求徵。所以釋功臣之疑也。及況遣國入侍。帝果善之。則帝之本心。畢露而弇自全之道。不得不出于求徵。可知矣。

銚王祭列傳祭遵

遵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食。伏湛當王莽時。謂妻子曰。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不苟爲儉者也。魯肅家富于財。不治家事。散財結客。不苟爲奢者也。有志人居亂世。知財非我所得有。儉奢之間。皆有深心。有妙用。遵與湛之儉。正所以爲肅之奢。未可爲守財人道也。

竇融列傳

居亂世非惟自立爲難。卽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識。棄取關才。竇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圖出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正爲東歸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爲。著著算定。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卽是英雄。宋錢俶輩正祖此一派行藏。

黥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也。竇融歸漢而囂事已去。不在融與囂戰之勝負也。漢收此二人。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取天下大關目。

伐貳師爲李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爲竇憲贖死也。此何等事。而爲權倖功罪地邪。蓋肅宗切責憲。至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戚無用厭薄之也。憲求伐匈奴。立功萬里。隱然自處衛霍。欲出脫此四字。

馬援列傳

人生知己在骨肉中。最是樂事。亦是難事。援少有大志。其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朱勃矩步能言。援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受學。勿畏也。援有此兄。眞是門內知己。良工不示人以朴一語深厚。眞好名眞作事人根本如此。況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眞有感知之意。世祖卽位。援兄員先詣洛陽。其識眞主。又在援之前。援嘗又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此哀字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何援兄弟閒遭遇之幸也。

馬伏波高爽人。胸中無俗物。而事事著實。口中無俗字。而言言著實。少亂兄欲就邊田牧。後亡命北地。因

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業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將家屬歸洛陽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客民反舊邑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平嶠南所過郡縣治城穿渠此非邊臣所能也布置經營細心遠慮一生只一實字可爲空談利濟者愧

公孫述警蹕而見援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寫出千古細人俗人如見一曉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援爲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服蓋來者意興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蔣幹也援謂帝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祖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于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曠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卽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卻看得深大要疏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甚邪則癡人說夢矣

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二千戶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

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聞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烝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援似悔其所爲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于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鞍瞿鑠自矢馬革裹尸蠭葬炎方只緣胸中多卻老當益壯四字耳

馬伏波自以梁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遂爲所中致有薏苡之謗使後人用爲永鑒屈體後生古道蕩然可慨也愚謂待貴介年少之人亦自有法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人或止林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婉而直只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如此雖受其拜可乎

世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亦自與韓彭黥布之屬不同蓋其待臣下温文柔密如家人朋友而其性識精警一段防範猜檢之意往往露于款洽之中而流于意言之外爲羣下所覺一時功臣豫爲斂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甚明哲者能之觀伏波誡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言亦一片戒心處盛滿之時事雄察之主不覺畢示于此他如李通之避權勢謝病不視事鄧禹之遠名勢子孫各守一藝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從軍馮異之謙退不伐賈復之論功不言耿弇之上書求詣洛陽竇融之懼不自安上書求代雖君臣閒稍遜高祖之豁達然所全亦多矣

卓魯魏劉列傳卓茂　魯恭

爲長者貴于近情。不爲已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愧人則反近于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也。卓茂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問得有養有識。其人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此鬆一步法。非即以馬與之也。解紛應急之道。不得不暫出于此。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有此一語。才近情。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非惟處己不苟。亦不遺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亡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爲長者。僞不得。只是一眞。眞則平。平則近情。眞與僞。有心無心之辨也。

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一辟左右。便有許多細心。許多厚道。許多妙用在內。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曰。往遺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詘矣。乃曉譬之曰。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責備中寓一段調停和解。忽尋出一禮字。替卻遺字。何等圓妙。人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道術世故中通透之言。了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爲老奸藏閃地乎。宋太祖時。民有訟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彊取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民問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曰。無也。帝曰。漢超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邪。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財物邪。責遺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不足于用。可不以与汝邪。一七七三三

用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

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螟不犯界感乎天也童不殺雛感乎人也觀于人而知天肥親豈是俗吏袁安之使親亦可謂高識矣上下閒如此此吏治之所以盛也

史懷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宋弘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讓桓譚。可見薦賢爲國。干繫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間直道古心而已。若嵇紹在齊王冏坐。左右進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慮矣。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瑟徵之。恥辱儒者。藝之累人如此。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宣張一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王丹　杜林　鄭均

居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客。亦自爲身家計耳。然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與之。不若兼衆人而養之。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者恥不至。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

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陶士行于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饋。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丹助葬止于懷縑一疋。至鄧禹西征。轀麥數千斛助軍。有心人步步著實。不苟爲奢儉。覺輕財好名者浮甚。

王丹是古今第一篤友人。只是愼始不妄交耳。陳遵願交丹。丹拒而不許。侯霸遣子願交于丹。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人寄縑以祠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眞是看透世故之言。名譽意氣。毫不足以動其胸中。少年浮人。當用此定之。其後薦士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官。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非眞有交情人能如此邪。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閒。衣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旣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邴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非眞好學人不能知痛癢至此。

鄭均諫其兄受賂不聽。卽脫身爲傭。得錢帛以予兄。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上也。蓋寬饒爲吏。身無餘貲。所得俸祿。盡以予吏民爲耳目者。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下也。

桓馮列傳馮衍

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人中最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朦朧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妬才大題目。大陷穽。然觀敬通文詞蹇產。亦寡亭通之氣。郭丹曾爲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爲發喪。鮑永哭更始墓。上荷諫家二子所爲過于衍。而皆不害爲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歸光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申屠鮑郅列傳郅惲

郅惲以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迂事險。幾枉入虎口。士生斯時。明于天命識眞主。不過欲以身爲佐命。及爲漢將陳俊禮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惲恥以軍政取位。辭歸鄉里。寧浮沈于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鄧禹之高識。而不與共功名。超于佐命封賞之外。則其始之上書勸莽終之佐漢。但以實其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字。固所夷然不以入其心者也。鴻冥龍變。若惲者庶幾近之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孔奮　廉范　蘇章

孔奮爲吏儉約。養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茹菜。古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

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身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護主死。可謂功自厚而薄責于人者矣。忠臣良吏。當于此中求之。

蘇純性彊切持毀譽爲士友所憚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彊切人能被人思甚難只是誠恕感人耳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將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口齒歷歷然晉苟晞爲撫軍養從母甚厚從弟求爲將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仗節斬之既而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語意出于蘇章皆執法人先置身于無怨之地者也

不韋以父爲李暠所殺夜則鑿地晝則逃伏經月達其寢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一刺客也卒不能得暠而殺其妾與小兒不枉此一片心力乎然暠破膽至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遷至此生不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于死之又掘其父墓標首于市暠憤恚感傷嘔血死若使暠死于不韋手刃事亦不奇矣郭林宗論之曰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二語寫千古俠客手段精神勃勃欲動隋王頒以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泣上取陳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破發冢焚骨與不韋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頒事又惜不韋大志而小用之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朱浮

彭寵之反朱浮躁刻實激之又非有制寵之能恃帝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寵浮神亂而計失矣殺妻遁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勝則遁敗則喜焉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梁冀非竇憲比也。雖天資凶狡。非有雋才高志。迹其志願。一奢逸公子耳。其欲易盈而其性不難馭。庸主驕后。彊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死在心。弒主蠹國。誅鋤善類。賊殺無辜。非冀之能。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手宦官以伏其辜。觀冀父子與宦官相始終。而漢隨以亡。眞殷鑒也。

張曹鄭列傳鄭玄

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爲必傳之道。則利于少而不利于多。多者鐫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齋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于盡。多之爲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鄭范陳賈張列傳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陳元與范升駁論。欲立左氏春秋。詣闕上疏。至云辭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方與人爭。然賈逵條奏。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逵之言婉。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疾。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矣。右文之主。體恤

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孔文舉在北海時。下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與廉者使其可受。只在貽之以安閔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士固末易與也。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多其邊幅。高其城府。馬融驕貴。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最是一種惡習。可厭。學以變化氣質。驕貴二字。豈可以爲人師乎。張楷門徒百人。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非惟自崇簡靜。亦深見少年浮慕奔趨。承響望塵。學問不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而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被褐帶索。要說張温。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一段。止于

時亂不仕禮辟不應而已與處士盜虛聲者何異握六師誅有罪使宦豎早伏其辜語雖驚人實爲省事是絕妙機緣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得行何至召董卓以誅宦官又召諸侯以誅董卓展轉紛紜爲亡漢之根乎此事惟曹孟德才膽能行之非一切庸人所能聽也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丁鴻讓父爵于弟盛一爲友人鮑駿所責卽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著益見前讓國之非僞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居上不受下之貢獻自以廉靜不擾道在是矣丁鴻上封事言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于如此情事方爲痛切乃知爲上者不能使下勿餽雖不受猶第二義也名歸于己而害仍在民君子豈可遽以此謝責邪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度尙　楊璇

桂陽夙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尙威烈徙入山谷尙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寬慰深自責咎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失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尙勑令秣馬嬣食明旦徑赴

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奪其所不可舍而啗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之爲言近于懈而乃以爲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邊將勝則冒功敗則嫁禍千古通弊度尙爲荆州刺史見胡蘭除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于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獄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若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尙竟以辭窮受罪以尙將略猶以駕罪二人自取罪辱如此況庸庸者乎千古邊臣皆然尙不幸偶紀對耳若非磐彊直草草以一赦結局功罪賞罰朦朧者多矣又可見赦者庸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祇足以壞法此耿弇所以愼言赦也

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縶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讓而使人不可受居己于廉而貽人以不安所謂以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況骨肉之間乎薛包與

弟子分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仁之至。義之盡。所難不在于讓。在于讓而善爲辭。只是不近名耳。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遺腹之女。此其事在鄧伯道前。平不聞絕後而伯道無兒。命數偶然。未必由于舍其子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苟心安理得。不繫于兒之有無也。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既爲之王琳又爲之。魏譚又爲之。淳于恭又爲之。歷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甚相遠。恐爭死反爲求免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也。

淳于恭見偷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悟君子爲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爲君子者。反宜回護而周旋之。小人心腸面目。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燄益烈。既不逆其所傷。而又使之勿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不出于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爲君子之難哉。

班彪列傳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擁戴漢室。正以警僭僞者止殺。衰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爲功行者也。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于父。古人著作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豈專恃文字而已哉。

司馬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逸而固謹細。固其所也。

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毀。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章。賴以表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歸超于絕域。續成固書。班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　倫曾孫種

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每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其言似涉率易。不知倫當王莽末。人多爭垺盜賊。倫獨依險固築營壁。賊至厲衆拒之。一段定見定力。正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見倫即異之。特召入與語至夕。眞君臣相契。聲氣精神。未可以俗格中求之也。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書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于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辦職。爲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聖賢愼獨。眞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盤託出。只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者。即自欺人也。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知衞羽。知孫斌。知閻子直。知甄子然。知臧旻。爲種收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者羽也。自請往說降泰山賊叔孫無忌者羽也。脫種于難者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訟種者旻也。之

數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隨。種于此數子。亦若著著布定。種人臣耳。得一人卽收一人之用。當時能用種。豈不幷此數人得之。種赦出後。他無表見。卒于家。晏言所謂持忠入地。蓋誠有之。可惜也。

朱樂何列傳

觀劉平趙孝及朱暉兩等遇賊事。有以篤誠相感而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之道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盜賊所殺。非惡人則庸人也。虎欲噬人。不避豪賢。古之爲賊者。不必盡然。

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暉處張堪陳揖二事。乃其孫作崇厚論之本也。暉父岑與光武同學。故舊帝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天子篤友如此。宜人之感而慕義也。

予嘗謂鑿壁映雪。此古人興到觸物。不能自止之事。非以此爲常也。今人讀書。或偶有所忽起。或偶有所未竟。閒亦有此。觀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者知之。未可爲泛泛讀書作文人道也。

袁張韓周列傳袁安　袁閎　周舉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以爲還之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此大臣卓識眞心爲國者也豈知後世老姦一遇會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爲身名地哉當時賢者如鄭弘第五倫韋彪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獨小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寢默抑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從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于上國家大事專恃一會議有大姦者私見業已先定借會議成之積威脅衆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延熹末黨事將起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處亂世自全之道如此亦苦矣只是看得身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其母子開始末本領苟全性命于亂世豈庸人事哉黃巾賊來誦經不移而至築土室以絕世世情之凶于賊鋒所由來矣漢末焦光寒貧輩諸晦行匿迹降志辱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士安至推之羲皇以前要其本指歸于全身實兇亂末世迫之使然其初非有意爲高士也然閎能使賊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則深心妙用寓救世于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尙書陳忠薦周興文辭可作尙書郎自言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

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數語若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抵諱。便是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風。且古大臣于國家詔令文章。不肯固陋。示樸美不必自己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錮一文士。恐形己短。不顧國體。則亦愚而隘矣。

郭陳列傳陳寵　寵子忠

陳寵當王莽簒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立言甚妙。可爲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

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臣激聒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詔舉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長慮。濟以微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班超

班超儒家子。兼涉書傳。而以武自奮。別立家門。使史家特爲立傳。不坿父兄之後。眞有志人也。觀超始末出處。其于家國人己之閒處之皆有其道。史稱超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固自不同。非一切以膽智立功邊陲而已。

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于投筆。而難于傭書。無論超才略絕世。不屑爲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爲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固豪傑人有心用世。

以此爲鍊性之資也。

超與從事郭恂同使鄯善。見其王禮意疏薄。知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謀攻虜使。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謀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若今人舉事之初。引人入以豫分其責。成事之後。推人出以自專其功。淺深廣狹。度量相越甚矣。

超自請往服西域。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超自訟。不能如此痛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隱慮。敗人之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洞見至隱。臣子一身功過不足惜。國家大事去矣。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眞心爲國之人。其言動發于至誠。絕似趙充國。然超始聞邑言。遂去其妻。超于此不無戒心矣。以事遣邑還。遂其私圖。處成功弭讒毀之計。似亦無出于此。超之權術。蓋從學問中來也。

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之。超謂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數語乃尙所謂平平者也。不知平平二字。正超授尙以善後之策。此大將之言也。此段學問。便非介子甘陳一往喜功之人可到。學道讀書。乃有

此語。然亦西域三十年磨鍊出來。故一生成功結局。其本全取諸此。

史懷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楊終　翟酺　霍諝　爰延

楊終以諫徙邊與班固議論不合其後以終言徵羣儒集白虎觀論考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固薦終經學出之于獄引與共事不獨虛心憐才古人于國家盛典不敢示後人以樸以一念不苟成其不妬移此心于他事作宰相可也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君子居末世待朋友不可不恕交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榮利得失必不兩立之際賣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翟酺起家經術後以諫顯與孫懿篤好祇以一念躁進詭激不情醜態百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非惟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眞受用也不然讀書學道于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

從古疆場撫賞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弭虜使不爲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其指歸不過曰以夷狄攻夷狄

耳。漢討羌胡。欲開募鮮卑。冀獲其用。應邵以爲虜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蓋使其權在虜而不在我。千古款虜利病。盡此數語。此唐天寶以後。用花門回紇爲中國害者也。又云。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中。別尋妙用。而情形精熟。機局圓警。不徒草草套用此四字而已。

霍諝奏記梁商。訟其舅宋光之冤。出之于獄。此義人也。時年十五。爲此更難。不知諝所以能爲此者。正以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戀可避者甚多。能爲此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于義者。非涉世太深之人所能爲也。

爰延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此亦非佳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范滂岑晊爲鄉功曹。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知有功曹而不知有太守。漢黨錮之禍。遂成于此。可不畏哉。君子不欲多上人。況以屬吏而掩上官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非獨警敏勝也。亦以勤愼得之。凡物有諸己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焉。借諸人者。恐其難繼。常敬而重焉。得之艱則守之固。卽是人情。蘇子瞻謂三代竹簡漆書而人皆勸學。秦漢以後。紙學日趨于多。學者益以怠玩。難易輕重之分也。

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守則不失失字根守字來看得甚深甚妙
處亂世散財結客須以識爲主幷州刺史高幹招致四方遊士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
能擇人二語看斷千古浮人幹卒與袁紹同敗只是好士無著落耳
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其必不可得而寄託之辭也正不必深求之有此何人不樂隱若
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復有能隱者哉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此讀書
人深心用世者也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是生亂世極妙結局

李陳龐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彌不堪無官之苦故進而難于退退而復求進其原皆出于此李
恂爲兗州刺史常席羊皮服布被領西域副校尉賈胡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以事
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恂用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蓋由恂素廉儉不知有居官
受享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居官廉儉正爲後來退步地也
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
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部民見問于太守又以郡人
言郡事自有難于頤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龐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

虛心得來。

觀漢世龐參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循吏中出。未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寓將于吏。卽隱然寓兵于民。後世將與吏截然判爲二途。宜其兩失之矣。

崔駰列傳瑗　憲

章帝好崔駰文章。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遂揖爲上客。天子薦一士于臣下。臣下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後帝幸憲第。聞駰在憲所。欲召見之。憲以爲天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在此。此時憲遂欲私駰而有之。爲帝看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谷永何至爲王氏有也。然駰見知于憲。大是不幸。帝欲官之而崩。駰卒以直諫憲。被疏而出。雖不見用于公朝。終不爲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敗。帝謂憲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與竇氏之禍而駰得脫。然二子優劣。定于帝之一言矣。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煽惑。廢太子爲濟陰王。閻太后稱制。閻顯入參政事。瑗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宦豎之手。得挾社稷之功。爲亡漢之根哉。瑗此種膽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禪請爲證。瑗聞而遽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闇主。借此爲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著也。

崔寔視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霸政。主于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爲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于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柰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實之說本此。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談職務。一味寒溫。此宦途熟套也。侯霸以大臣辟一士。相見止于勞苦。不及政事。賢者如此。況庸人乎。喜懼皆去一語。說得索然。亦復凜然。人已進退之間。較然明白。不如此何以爲高士也。

黃憲起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師之友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傳不載一事。實錯舉一時稱服之言以見其人。亦幾于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曰遠。

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坑儒焚書。從處士橫議看出。感應至理。曠甚確甚。處亂世不可不知。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蓋感漢末諸儒名福太盛。幽明所忌。黨禍將興。而以其身爲之識也。

從古奸雄意狠手辣。亦必有一種痛癢爲人所制。搔其痛癢。雖其殺機方盛。能逆折而使順受之。愛名收

衆。此曹操一輩人痛癢處也。操欲殺楊彪。孔融不及朝服往救之。操拒以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將一周公處置曹公。其地步固已高矣。又云。明公輔相漢朝。若橫殺無辜。四海觀聽。誰不解體。當時名流。不盡被殺。正緣老瞞胸中先有此段顧忌。故得乘此中之。故說奸雄易。說庸人難。奸雄有痛癢。而庸人無痛癢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慶

慶故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讒死。廢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太子。是爲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藏身有道。是大學問。大受享人。安帝始終友愛。自千古盛德事。慶子柘卒爲天子。天人之際微矣哉。

張王种陳列傳張綱

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綱以梁冀用事。獨埋其輪于都亭。此千古雄快吏也。及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間。冀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此卽狄山毀張湯。湯出山乘鄔者也。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造賊壘慰降之。埋輪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狄山爲虜所殺。固落權奸穽中。卽若顏果卿死賊。亦足令正人短氣。然如此行徑。後世權奸不以媚賊陷之邪。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虞傅蓋臧列傳虞詡

虞詡受命討羌。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借此爲名。以怠寇。而從中取事。其妙用全不靠此。賊分鈔兵散。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爲賊所覘。其日增兩竈。正作此伎倆。暗暗與請兵照應。若大軍

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爲賊所圍。使人請救。乃密治軍營。聚薪城中。束炬舉火。火然其聚若大軍到城上。稱慶。賊望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擁重兵而日望援兵之至。眞木偶人也。

詡爲常侍張防所誣。自繫廷尉。宮者孫程張賢力救。而賈朗縉紳中人。乃黨防而證詡。帝卒明其誣。朗與防或死或黜。卽日赦詡。朗枉作小人。誠是快事。然使人主從此輕天下士。不如宦豎死且黜。不足盡辜也。

馬融列傳

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溫飽受用。遭亂飢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鼠之歎何異。便爲絳帳豪侈之根。失身外戚。亦生于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蔡邕列傳

邕爲劉郃陽球所搆。髡鉗徙朔方。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得免焉。邕以此時死。豈不是一忠孝學問完人。卒受董卓迫脅。負黨邪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者。眞不幸也。然邕于卓屢有匡正。恨言不盡用。知卓必敗。欲遁逃而不能。卓死而歎形于色。安知非自訝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邪。王子師漫然殺之。誠爲鹵莽。然使邕此時不死。又不將爲李傕郭汜輩徵命所汚乎。此則死又賢于生矣。

中郎識焦尾琴。慧心人所能也。螳螂向蟬一段。幽明感應之言。非慧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一語。千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鍾陳列傳陳寔

黨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二語自處甚有地步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張讓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豪傑手段聖賢心腸菩薩行徑缺一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議之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三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十三歲兒能爲此言周愼堅忍至此昔人云在官寫書風流罪過趣之一字難施于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具不可學而能也杜根亦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名致書爭問根皆不發封藏書于壁及逮捕貴戚發書于壁封識如故一段身世之慮又從處亂世履憂患磨鍊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蛇足豪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爲重邪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寔者引附標榜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己而借人者眞惑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有范冉鄙

賈偉節郭林宗之爲人者見雖自僻不可無此一人立衰俗之中
段熲爲護羌校尉上書言羌事寫羌人情形兵糧數目地勢合散詳確似趙營平可爲論邊事之法其後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奏報含糊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郭符許列傳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目于衆人之中獎訓士類惟恐失一士使國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置身事外眞大占便宜人也然林宗號知人而符融又先知之使交于李膺郭始見李膺膺大奇之融居間也處衰世忌于盛名李郭齊名而李以敗郭以全郭能遜而李露其氣穊阮齊名而穊以悔阮以吉阮能愼而穊露其才名不能累人顧養與識何如耳林宗寓宿茅容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就學容之高高在一眞字孟敏荷甑墮地去而不顧林宗見而問其意林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敏之高高在一定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卻不在名此所以爲人倫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眞敏之定正林宗所謂牆之基也

林宗折角時流競傚安石蒲葵虛價頓增漢末東晉自有此一等好名惡習後生處師友不得力全在于此君子畏大人事其大夫之賢者當法其好處豈可逐影吠聲因人喪己爲依附借名之地乎許子將不

候陳寔陳蕃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卓哉四語。有識有骨。審彼已。洞始終。君子身世之要物也。李膺夙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融幅巾奮袖。膺拱手歎息。仇覽不與符融談。融獨奇之。可見當時龍門浮慕望塵承響之人。正元禮輩所輕。當膺與融談之時。此輩方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取輕于前輩也。

竇武列傳

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爲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爲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爲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疏耳。疏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著。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網張羅。其自理甚疏。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疏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于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嗔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覷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著。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倣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卽以愚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勞也。

酷吏列傳董宣

董宣彊項人。以爲難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宣先相北海時。誅大姓公孫丹。使門下書佐水邱岑盡收其親黨誅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厲色不食。光武馳使驂騎特原赦宣。宣又以死請。活岑而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武有以養其氣也。風節如此。置之酷吏似太貶。然在獄晨夜諷誦。自處能忍。便是宣酷處。

儒林列傳劉昆　臧憲　孔僖

劉昆吏迹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甚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

光武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憲遂重五十席事雖欠厚然激勸之下使人精神倍生憲以爭蔣遵一事直諫悟主學問有用重五十席不爲過也孔僖爲鄰舍生告其誹謗先帝上書虐宗雖以自訟御氣彊理直且因以規諫尤是有心之人有用之文

文苑列傳王逸

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先是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文考所爲遂輟翰而已最是高才能虛心服人又能讓人彼時中不專倚此一賦與一時文士分名也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逢往見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值見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壹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彊通名之既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貢高行徑不同其爲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撿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獨行列傳范式　李善　陸續

范巨卿處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間可謂至性奇行矣然有一毫爲名之念便有心好奇有心好奇便有敗決之時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爲奇自覺尋常乃可

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亡歿孤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山中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鍾離意表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續幷爲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一蒼頭欲自出脫離賤爲良甚爲不易李善以篤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矣有志之士何憚而不爲此也然聖賢之心豪傑之才缺一不可事續如長君拜墓曰善在此愼獨學問此善託孤之根也

陸續母截肉必方斷葱以寸爲度此子此母孔子之所謂有恆也

方術列傳華陀

世間極小技術皆有至理況醫爲人之司命乎然華佗輩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爲戲而試其奇者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理求而至理存焉者醫者意也難言之矣若郭玉對和帝一段所云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又云療貴者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則涉世窮理之言又可見醫之精神與病者通

逸民列傳

孟光以醜女擇對奇矣曰欲得賢如梁鴻者嫁之此語故是伯鸞知己

列女列傳王霸妻

王霸咸令狐子伯之子。而慚其子之鬚髮歷齒。正使有此慚。眞情不諱。亦不害其爲高。及聞妻言而起笑。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也。

班大家經史腹笥。而文詞拖沓。不及婕妤遠甚。女中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

蔡琰悲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詛厲。流離成都賤。常恐復捐廢。四語可爲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之戒。流涕詩董祀之死。正體貼此四語之意。